

「诺贝尔文学奖」
被誉为“中国文学少年年”

望月的狐

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获奖作品
「高中卷」

中国少年作家班 选编

著名作家精彩评点
毕淑敏
曹文轩
雷抒雁
汤吉夫
肖复兴 等



望月的狐

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获奖作品
「高中卷」

中国少年作家班 选编

◆ 潮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望月的狐/中国少年作家班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8.10

(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高中卷)

ISBN 978-7-5407-4443-4

I. 望… II. 中… III. 作文—高中—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0317号

望月的狐

(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高中卷)

选 编 者 中国少年作家班

责任编辑 余向丽

美术编辑 徐新宇

责任校对 田 芳 徐 明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杜 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 行 电 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 购 热 线 0773-3896171

电子邮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4443-4

定 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前　　言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举国上下欢庆2008奥运盛事的欢声笑语中，我们迎来了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颁奖大会。收入本书的均为本届颁奖大会的获奖作品。

“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已成功举办八届，以其严格正统的赛风和认真负责的信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台、《人民日报》、《中国少年报》、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20多家媒体报道了相关情况，30多名获奖作者分别被推荐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等深造。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大赛颁奖大会分别于2003年10月3日、2004年7月28日、2005年7月27日、2006年7月28日、2007年7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中说：“‘中国少年作家杯’已经成为权威的中国文学少年‘诺贝尔文学奖’项，它必将对推动中国少年文学事业，发现文学人才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由最开始面向中国少年作家班学员征文的赛事发展成数十万人次参赛的全国性权威赛事，这不仅是中国少年作家班12年发展的见证，更体现出了中国少年作家的蓬勃创作态势。

本届大赛，于2007年9月开始启动，历时9个月，共收到全国各地和部分海外地区有效参赛稿件32700余份，经过评选有2100余篇（首）作品获奖。大赛评委由中国少年作家班顾问、编委担任。大赛活动坚持不收参赛费，免费寄发获奖证书，继续其良好的社会信誉和严肃的赛风。作品以质量定奖级充分体现了权威、认真、公正的评委评选过程。受到了教育界、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

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评奖主要程序如下：

一、所有来稿统一登记，分高中、初中、小学组；再按作品分文学类、作文类、个人作品集类。

二、由中国少年作家班编辑部编辑进行初评，确定作品奖级提名。

三、将作品交大赛评委会常委会二审，讨论确定作品奖级。

四、将作品交大赛评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终审，由部分作家对获奖作品进行评点。参与评点获奖作品的作家有雷抒雁、孙云晓、雷达、汤吉夫、关登瀛、邓友梅、石英、白描、毕淑敏、束沛德、陈忠实、金波、周明、秦文君、贾平凹、曹文轩、梁晓声、韩作荣、肖复兴、樊发稼、孟翔勇、张天芒。整个评奖过程保证了获奖结果的公正性、公平性，也浸含了评委会所有评委、大赛组联部所有工作人员的汗水和对获奖作者及所有参赛作者的希望和期盼。

“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以“培养中国少年作家队伍，提倡以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完成真情自由的写作”为宗旨，对参赛的文学类作品题材、体裁均不限，给了参赛作者很大的自由创作发挥空间。很多作文类作品以新的思维方式，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不说空话、套话、假话，以真情实感来诠释美。

本次大赛的获奖作者中，集中了诸多中国少年文学界优秀的少年作家，蒋方舟、陈励子、苏苏等，及美国田纳西州web高级中学王宇超、新加坡克信女子中学的吴建美等，这些写作新秀必定会给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

可以肯定少年作者的写作，早已跳出了传统作文的写作模式，有了更为宽广的创作空间，他们用写作这种方式来发出他们心底最真实也最真诚的声音。看他们的作品会体会到他们敏感的触须已经伸入到成人世界，他们深邃的眼睛里其实已经藏着世间万象。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倾听者。

本届大赛征文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地震，数万生灵在一夜之间梦归黄泉，举国哀悼，万物悲鸣。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参赛作者都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向灾区人民献出自己的爱心。表达了中国少年作家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爱意。很多作品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特殊的时刻，表达了文学少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情实感。如蒋方舟的《向北川》、冯晨《震不碎的心》、胡王骏雄《追逐希望》等。

在少年文学、青春文学日益市场化、利益化、浮躁化、金钱化的今天，《“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书系摒弃了喧嚣与浮华，回归文学的本真。不把少年文学、青春文学作为一种炒作，作为一顿图书快餐，而是作为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打造中国少年作家可持续发展的队伍，可以说，《“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书系的编选单位中国少年作家班与出版单位漓江出版社功不可没。

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颁奖大会将在祖国首都的钓鱼台国宾馆与奥运同行，这是对中国少年作家队伍的一次全面检阅。

每年一届的“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都是中国少年文学界的一

个新的里程碑。

打造中国少年诺贝尔文学奖，培养中国少年作家队伍，不仅仅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

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评委会主任 孟翔勇

(北京大学青年作家班主任、中国少年作家班主任)

2008年7月15日 北京

前言 (001)

长发留给风

- 长发留给风 · (一等奖) 陈励子 (003)
 彼时17 · (一等奖) 戚娇莹 (014)
 当时的月亮 · (一等奖) 陈书煜 (026)
 记忆麦子离走2005 · (一等奖) 孟 珑 (031)
 我想和你 · (一等奖) 汤 沁 (037)
 母·祭 · (一等奖) 王子昂 (045)

当水变成了冰雪

- 第一次“实践” · (一等奖) 苏 苏 (053)
 我们都是好孩子 · (一等奖) 张丽妹 (060)
 火红的青春 · (一等奖) 李虹辉 (066)
 当水变成了冰雪 · (一等奖) 吴建美 (070)
 飘零的瞬间 · (一等奖) 吴昊月 (088)
 如此幸福 · (一等奖) 辛 展 (092)

狐狸林的太阳升起来了

- 狐狸林的太阳升起来了 · (一等奖) 慈 琪 (119)
 望月的狐 · (一等奖) 庞悠扬 (131)
 迷路森林 · (一等奖) 高 原 (140)
 寂寞的小鱼 · (一等奖) 于 瀛 (145)
 飞 翔 · (一等奖) 王曼妮 (148)
 焚 琴 · (一等奖) 李元骏 (150)

忘了带走的过往

两地书 母子情 · (一等奖)	王宇超	(155)
忘了带走的过往 · (一等奖)	王超群	(163)
细数尘埃往事 · (一等奖)	陶 柳	(169)
未完成的赋格 · (一等奖)	刘 歌	(180)
六 月 · (一等奖)	孙思文	(185)
小城情伤 · (一等奖)	夏可欣	(189)
让我牵你的手, 好吗 · (一等奖)	姜施遥	(194)
雨未眠 · (一等奖)	陈诗宇	(196)
楠溪江 · (一等奖)	王南宇	(199)

青春花得比钱快

向北川 · (一等奖)	蒋方舟	(203)
青春花得比钱快 · (一等奖)	陈 媛	(211)
最深的美丽 · (一等奖)	许 琳	(216)
清澈之地 · (一等奖)	初 航	(224)
馥郁的旅程 · (一等奖)	马叶馨	(231)
小论《三国》的“三绝” · (一等奖)	杜一凡	(233)
奥运·四叶草 · (一等奖)	韦玉熹	(238)
时光随想 · (一等奖)	陆 洋	(242)
追逐希望 · (一等奖)	胡王骏雄	(244)
震不碎的心 · (一等奖)	冯 晨	(247)

附 录

部分获奖者创作谈和获奖感言	(250)
点评专家简介	(254)

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获奖作品 [高中卷]

长发留给风

长发留给风

[一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陈励子

离别时，转瞬间的彻悟。

羊皮纸

追忆往事时，我们不无诧异地发现原来每个人生命的轨迹都早早地画好在一张古旧的羊皮纸上。

那张神秘丰腴的图纸藏在造物主积尘的书橱的一角。是的，一张浅棕色柔韧绵软的羊皮，将解决我们关于生命尽头的一切困惑——而这些曾经困扰着苏格拉底的问题仍困扰着我们，并且——据那些先贤说——它们仍将让后人世世代代迷惘下去。

我惊愕于造物主的精明：正是这些我们穷尽毕生之力仍无法解决的问题，残忍地划定了人类永远不能逾越的界限。甚至当智慧的小部分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了那张羊皮纸的存在时，他们对此依然无能为力。

我们一生下来就踏上了寻找羊皮纸的旅程。孩提时父辈告诉我们，人生是由无数的岔路口构成的，有一条通向终点。于是，我们终身穿梭在生命的迷宫里，始终为每一个岔路口百分之几的几率奔波着，殊不知这无穷无尽的偶然串成的神秘巧合，本来就带有某种必然的意味。最终，我们来到了迷宫的出口，片刻的雀跃之后，蓦然发现迷宫的入口和出口原来是同一个地方：回想起旅途中我们曾为每一次岔道口前的抉择精打细算、钩心斗角……我们猛然意识到原来那些曾把我们踩在脚下、曾被我们踩在脚下的人最终都会和我们走到同一个终点：只是有的人先到了，有的人还没到罢了。

我们又意识到，我们本是可以说说笑笑地走出迷宫的，全然不必这么大费周折。

终于，我们又意识到，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走进去——这些为偶然忙

碌终身的人，无不融化在了生命尽头浩渺的必然之中，多少巧取豪夺、快恩仇，泯然一笑。人们在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通体透亮耀眼，痛苦和欢欣在一瞬间都变得无比尖锐、明澈，我们感到了来自天堂的呼唤，于是，整个躯体在明艳的碧空中化作片片白羽，轻软如丝，扶风而上——这是明净的彻悟，我们甩开了生来即背负的那沉重的十字架，随即身轻如燕。

温榆怕坐汽车。关于汽车的噩梦始于她小时候每礼拜六坐车进城学琴的经历，那时她大概四五岁。她记得她坐的是一种现在已不多见的小公共汽车，车上约摸有二十来个人的座位，过道里总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她还记得那豆绿色油迹斑斑的软座椅总有一股烟头熏过的苦味，茶色的贴窗纸总是卷了边儿。其他的她都不记得了——这不能怪她，对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总是趋向于忘记。

她怕汽车里那种裹着灰尘和汗臭的汽油味，这种浓烈的气味首先引起的是她浑身上下皮肤紧绷那种疙疙瘩瘩的不舒服，还有脖颈里毛毛糙糙的异样躁动，接着是变换姿势——平仰、侧卧，总之怎么都不得劲，然后是额头上冰凉的一层薄汗，手心里攥紧的汗渍，其次是胃里的痉挛，再次才是不断涌到口腔里的酸水。晕车的人忌出汗，你越惦记着晕车就越是要晕，莫不如什么都不去想，上车就睡觉。这简单的道理是别人告诉给她的，具体是谁她也记不清了。令她恶心的主要是那种混杂浊重的气味，于是她学会了屏气，像感冒了的人那样只用嘴呼吸。她强迫自己不去想关于晕车和呕吐的种种——就像那人说的一上车就闭上眼睛睡觉。这招很奏效，于是她练就了一番入睡的本领。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道路如何坎坷、心情如何杂乱，她总能叹息一声便安然入梦。今天看来，这该是她小时候苦苦学琴的最大收获。要说再有让她无法忘怀的，那该是下了车后开始正常呼吸的瞬间那种令人反胃的汽油味和尘土味——是的，那是噩梦般的小公共汽车的残迹。尽管这样，这一瞬间的恶心让她觉得很高兴，因为最艰难的终于过去了，以后的空气清新而芳香，享用不尽——她有种大难不死的侥幸。以后的十几年里，她的生命始终是被各种各样似曾相识的气味点燃的。气味像酒窖一样藏有她最独特神秘的记忆。

缘定这东西有种苍凉的华美，仿佛是熏着香草的大红花鸟绣缎，曳在身后柔曼的一袭，海浪般饱满光滑，衔住了猎猎风声，把风声的棱角磨得浑圆厚实。温榆不妨就是披着大红绣缎的古典美人，风中她青丝妩媚纷乱的背影和窈窕绰约的身姿，让你无法想象那张苍白的脸和顾盼流转着清冷的眼神。

卡列尼娜

温榆的一生都用来想象别人的生命如何度过，沉溺于对别人生活的构思是

她最后的奢侈。这也许是她格外爱黑夜的原因，黑夜给了她肆无忌惮地想象的机会。她爱自己故事中的主人公，用最最醇美的字眼给他们起芳香的灵性的名字。最初那些情节是最唯美坦荡不过的，湖蓝、草绿拼接成淡雅明丽的色块，伊甸园里亚当夏娃雪白的胴体。

唯美的故事是很容易穷尽的，因为情节诞生于人类的邪念。突然有一天，温榆厌恶了亚当夏娃的冰清玉洁，她要悲剧。这时来的不是苹果和毒蛇，而是安娜·卡列尼娜。

小孩子对事物的判断标准永远是幼稚得惊人而又准确得可怕的。

温榆在第一时间内爱上了藏蓝色封面上安娜忧郁的眼神和这个黑色天鹅绒般质地的名字，于是，她故事里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安娜。

即使到了后来，温榆仍然执拗地爱着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名字。有些名字固然也是美的，但两三个飘逸忧伤的字眼凑在一起，难免滞涩而伤于尖巧，美得单薄，美得弱不禁风，让人一眼便看穿了人物瑟瑟发抖的命运，是怨女还是弃妇。安娜·卡列尼娜则不然，她可以是农场主家快活能干的胖姑娘，可以是浪荡的欢场女子，甚至可以是深褐色眼睛的精明的总统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平凡而温婉的刻痕，猜不透人物身后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

许多年后的一个大雪天，她风尘仆仆地赶到火车站，结果发现她要坐的那列火车刚刚开走，远处只有隐隐约约的汽笛声。

漫天的飞雪、黑貂大衣、笨重的木箱和青白色的霜让她的心忽然揪疼了一下，她想到了呼啸的暴风雪和浓烟滚滚的火车，安娜和年轻的军官渥伦斯基。他们的初遇并不美丽，安娜的死仿佛是为了修正他们相识那刻残留的遗憾——那点微弱的烛光在刹那间把整个世界照得恍如白昼，然后便无声无息地熄灭了，她的世界从此坠入死寂。

安娜·卡列尼娜。

温榆想到了自己的名字。她感到了舌尖那种淡青色的苦味，仿佛是悬着红丝绳的一小块温润的清凉的玉坠儿。直觉告诉她，生橄榄色调的女子的命运是凄凉的。她想到了一连串名字：霍青桐、阿碧、温青青、公孙绿萼、越女阿青……这些名字念久了嘴唇都会发苦发涩。好在她并不害怕凄凉，与孤独一样，凄凉是种迷狂的意绪，醉人的美丽。

玉山

温榆清晰地记得军训时她第一次在水房里见到司徒玉山时的情景。已经是深夜了，四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水房里还灯火通明，有谁在那儿洗东西。温榆

觉得眼睛很干涩，于是就搭着毛巾走进了水房。她从小就如此，眼睛整夜整夜地疼，时刻网着淡红的血丝——也许那是黑夜深情的啄痕。温榆进来时，司徒玉山正在水池边用力地洗什么东西，水开得很大，哗哗的水流激起的水珠弹子一样霹雳飞散，喷溅得到处都是，水龙头连着锈迹斑斑的水管咯吱咯吱地颤抖着。她的头垂得很低，温榆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瘦削的肩膀和枯黄的长发随着手上的动作上下抖动着。温榆敏锐地想到这是个藏着心事的女孩儿。如果没猜错的话，此刻大概是心乱如麻——震耳欲聋的水声掩饰不了她粗重的喘气声。温榆没跟她打招呼，把旁边的水龙头轻轻扭开了一股涓涓的水流，把毛巾打湿了敷眼睛。过了一会儿，她把毛巾从眼睛上拿开，觉得双目凉沁沁的很舒服。温榆拧干了毛巾，不由得盯着司徒玉山看了一会儿，那水龙头的抖动让她觉得莫名其妙的不舒服。

“我走了，你洗完早点睡吧。嗯？”

温榆说完后有意顿了一顿，期待着她的回答。

不知是水声太响没听见还是她有意不想说话，她依然固执地搓着衣服，头也不抬一下。一缕长发垂到手腕，被水打湿了，她用湿淋淋的手挽了一下，把头发别在耳后。温榆看到了她苍白素淡的面容和过于尖巧的鼻子，心头一丝隐隐的失落——也许她期待的本应是位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冷美人，可偏偏看到的是张最平淡不过的面孔。

知道她叫司徒玉山是后来的事了。

温榆喜欢揣度别人名字的含义。她想到了李白《襄阳歌》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的句子。她依稀记得里头的典故说的是一位美男子，萧疏朗轩，亭亭如白玉铸成的高山，他喝醉了，醉倒在地，便如“玉山倒地”，依然是那样俊美。她素来喜欢美丽的传说，不知该是怎样多情的人才能讲出这样醉人的故事——尽管如此，单从名字讲，“玉山”两个字用作女孩子的名字，不免太潦草了。

司徒玉山留给温榆的印象是游丝飞絮一般轻灵不可捉摸的。

和她在一起的那一段日子格外地忧伤美丽，而仔细想来却又并没有留下什么细节可供回忆，似乎有人把一切都轻轻拂去了一样。

回忆时脑海中那片刺眼的空白让温榆觉得很不可思议。许多年后，当读到张爱玲“一恨鲋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时，温榆突然想到了司徒玉山和她曾经写下的半阙词。海棠美艳而香气寡淡，若即若离欲言又止。只在烟雨濛濛时，隔着一抹嫣红，你才可以嗅到它满腹平淡如水的心事。

葡萄

玉山病了。其实刚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沾水的伤口，一夜水房里砭人肌骨的寒冷。她发烧了，军训完了之后一直烧着，伤口也没好。她母亲死了，父亲酗酒，玉山也没把发烧的事跟谁说，只是一直病着。

一个月后，玉山病重了。

那些破碎了的东西，司徒玉山总是舍不得扔掉。纵然完好时平淡无奇，一旦残缺便也焕发出一种异世的凄美。她藏有一个深紫的丝绒匣子，里面塞着撑断的发带，青花碗的碎片，豁了口的染着墨渍的金笔尖，指甲刮破的丝巾，虫蛀了的康乃馨，还有半阙词。她对温榆说她常常能从紧锁的匣子里听到一阵遥远神秘的哭泣和灵歌，或许那哭声一直都在，而她只是偶尔听到。

那是个冬日的黄昏，枯瘦荒寂，淡淡的日影洒满了病床。雪白的被单被落日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米色，玉山苍白的脸上描满了扶疏的树影。温榆坐在床边，听玉山喃喃地讲话，她讲她深紫色的丝绒的小匣子，一件一件地讲里面东西的来历，讲她听到的灵歌和哭声。玉山对温榆说，对于美好的东西我们充满怜爱，仿佛是爱一嘟噜紫莹莹的葡萄，爱它鲜亮的水色和扑鼻的甜香；而对那些破碎的东西，我们更像是爱一窖醇厚的葡萄酒，固然爱它酒香绵密，更爱它身后尘封的神秘岁月和古旧温婉的气韵。因此她爱残损，因为唯有破碎才是永恒的。

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温榆想到了刚才玉山的比喻。说实话，玉山的比喻是拙劣的，修辞的苍白让人联想到她平淡的面容。然而，无论是对面目还是对修辞，温榆都是宽容的。

是的，玉山说唯有永恒才是美的，这正是她一生苦难的源头。在认定了美的同时用最脆弱的永恒去解释美，她经历的种种不幸简直带有某种愚弄的意味。司徒玉山之所以会把温榆当成她倾吐的对象，她一生唯一的朋友，只是因为温榆也认定了美，而温榆对美的解释是全然不同于她的。

在温榆看来，但凡不是永恒的东西，多多少少都具备了某种成为美的可能性，偏偏永恒是永远和美不搭界的，或许，如果有一种例外的话，被时光遗弃，独守一隅的永恒天生便是魅惑的，比如王国维所说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的《楚辞》。而这种美感形成的根源恰恰在于它终于肯放下骄矜，从永恒的神龛坠落红尘。温榆也爱残损，但在片刻的心碎和悲凉之后，她感到的是由衷的释然和满目的青葱，在打碎了永恒的一刹那，她也原谅了人间。

因此，温榆绝不爱历久弥新的葡萄酒，葡萄酒没有对于衰老和死亡的迷惑，没有那种对沉甸甸的岁月的珍重和感念。是的，没有顾虑和忧愁的美味与过于

一帆风顺的爱情和刚留下悬念就知道谜底的故事一样，被剥夺了那种让人意乱情迷、忽忽如狂的美。因此，她宁愿对着一串玛瑙般丰美饱满的葡萄默默垂泪，为它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

第二天清晨，温榆接到了从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那边是一个中年男子沧桑的声音，可能是玉山的父亲。他说他很抱歉这么早打电话来，他说玉山在凌晨时死了。

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告诉温榆玉山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嘴角还带着微笑。他说一辈子也没见玉山那么笑过，一点悲苦的意思也没有。他还说要谢谢她，他说她的电话号码是玉山给他的，玉山死之前只想见她一个人，要把她的小匣子给她。温榆紧握着电话的手是冰凉的，说不出一句话来。她觉得口渴，嗓子疼得要着火了。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是那么真切，但她的眼睛没湿，真奇怪，她居然一点也不想流泪。她平静地说叔叔您别伤心，玉山从来没有比任何人少活哪怕一点儿，该有的快乐该有的痛苦她全有了，她没什么遗憾的。电话那头的男人开始抽泣了，他说他对不起玉山。

温榆说生死有命，谁也没有办法，您好好地活着，玉山才能安心地去。显然那个男人没有听进去温榆的话，他一直低声说，他对不起玉山，对不起玉山……

上学路上，温榆顺路去医院取回了司徒玉山留给她的那个深紫色的丝绒小匣子：撑断的发带，青花碗的碎片，豁了口的染着墨渍的金笔尖，指甲刮破的丝巾，虫蛀了的康乃馨，小纸片上的半阙词。一样不少。她看了那半阙词，《玉楼春》，是玉山自己填的：海棠无花踏雪寻，半卷嫣然半盏吟，红颜自古多薄命。她笑了，韵用得不对，想了想把“玉楼春”三个字画了，结末添上一句便成了一首七绝。

她小声地念了一遍：

海棠无花踏雪寻，半卷嫣然半盏吟。

红颜自古多薄命，一顿寒香对水云。

后来温榆还在小匣子里发现了一绺枯黄的长发。她相信玉山这样做是别有用意的，可是她不想去猜。

晚上睡觉时，温榆忽然想到了玉山说的葡萄和葡萄酒。也许，她想，我们本是应该给玉山葡萄酒的，给她永不凋谢的芳醇的迷醉。要么我们就什么也不给。偏偏我们许诺给了她远方的葡萄酒，带来的却是一串串的葡萄。我们把希望和绝望一并赋予了她。是的，司徒玉山想要的是葡萄酒，即使这酒在温榆看

来不过是潺潺动听的美丽的谎言。

是的，我们本应该给玉山葡萄酒的。葡萄酒不会改变她的命运，但至少这样来她的死还能算得上是悲剧。而如今呢，玉山是彻头彻尾的一出喜剧。

旗袍

病床上的玉山曾和温榆聊起同班的女孩郁祺祺。

平心而论，郁祺祺并非如何惊世骇俗地美，她的迷人之处在于对自我之美的自觉留意。举手投足之间恰到好处的拿捏，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自己外表的欣赏和满足让郁祺祺变得精致起来。

这固然为真假道学之辈所不容，然而在这个时代，关乎道德的种种都被重新定义了，风流女子只是许多女子中的一类罢了。

郁祺祺的可爱在于她身上真实的媚俗，波俏的人间风骨。你可以对她敬而远之，但你永远不能否认自己身上若隐若现的那个郁祺祺。本质上讲，高雅的女性都是胚胎中的郁祺祺。关于这类女人的一切，看到的都是假的。或者说，永远只能看到她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往往与真实情况相悖。比如，她们喜欢在落地橱窗前驻足，并不要欣赏橱窗里的名表，而是为了照照镜子。

温榆对郁祺祺充满了依恋，那种甜美的堕落深深地诱惑着温榆——用一根发簪松松地盘起头发，有意散在脸旁柔柔的一缕，隐隐约约，垂到腮边，剪开的秋水一般妩媚而清悠的眸子，酒红色的唇间一根明明灭灭的香烟——这是属于上个世纪初大上海的古典的诱惑，流金的岁月，如歌的情怀，让那些道德上的质问显得苍白无力。

欲望，叫嚣它无耻的人多半也在脸红心跳。旗袍，这是并不让人反感的欲望。长期压制欲望的最终结果是毁灭性的聚变的灾难，上个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癫狂证明了这一点；而欲望横流又的确让人吃不消。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束紧得如纺梭一般的旗袍割开一条长长的口子，精明的裁缝懂得适可而止。落剪之处，风情款款又不肆无忌惮，这样，欲望一旦被冠以高雅而节制的头衔，也就无可非议了。节制的欲望和清醒的疯狂，这中间是微妙而惊险的一跃，雾霭沉沉的矛盾下面紧紧地勾着清晰纯美的逻辑线索。

是的，美丽总是以矛盾的形式展出。人之多情和岁月之无情之间的矛盾；现实之紧仄滞重和理想之空阔清爽之间的矛盾；未来之翘首茫茫和回忆之顾盼郁郁之间的矛盾：诗词、废墟、秋千、落叶……隐现的都是这样让人深陷其中无以遣怀的困境。文章信美却漫赢得天涯羁旅的姜白石曾做悲凉之叹：“酒醒